

[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]

濉溪方言形容词程度的生动表达 形式及与秦晋方言的比较

郭辉¹, 郭迪迪²

(1.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, 安徽 亳州 236800; 2.伊犁师范学院 中国语言学院, 新疆 伊犁 835000)

摘要:运用共时描写和比较的方法,从“重叠、组合、A(的)补”等几个方面指出了濉溪方言形容词程度的生动表达形式及其特点,并从形容词重叠和组合两个方面与秦晋方言进行了比较,比较时既分析了它们之间诸多一致的地方,也指出了其不同之处。

关键词:濉溪方言;形容词;程度表达;秦晋方言

中图分类号:H172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1672-2914(2018)05-0039-07

Vivid Expression of Adjective Degree in Suixi Dialect Comparison in Form Between Qin and Jin Dialects

GUO Hui¹, GUO Didi²

(1.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Media, Bozhou University, Bozhou 236800, Anhui, China;

2.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, Yili Normal University, Yili 835000, Xinjiang, China)

Abstract: By means of synchronic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,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vivid expression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djective degree in Suixi dialect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lap, combination and A (de) complement, and compares them with Qin and Jin dial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adjective overlap and combination, and analyzes their many 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m with their differences pointed out.

Key words: Suixi dialect; adjectives; degree expression; Qin and Jin dialects

濉溪县位于安徽省北部,东毗宿州市,西接涡阳县和河南永城市,南靠蒙城县、怀远县,北依淮北市相山区、烈山区,隶属淮北市,面积1 982平方公里,人口109.8万。按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^{[1]B3-官话之三}的分区,濉溪方言属中原官话郑曹片。濉溪话是作者的母语,本文语料是笔者田野和内省调查而得,有些语料也参考了时贤的研究成果。

1 重叠式

1.1 自主重叠

单音形容词重叠后常和“的”连用。重叠方式有

以下几种:

(I)AA(的)式

宽宽的 | 大大的 | 小小的 | 细细的 | 团团的
| 圆圆的 | 扁扁的 | 长长的 | 短短的 | 干干的 | 湿湿的
| 脏脏的 | 碎碎的 | 花花的 | 臭臭的 | 咸咸的
| 苦苦的 | 空空的 | 白白的 | 黑黑的 | 细细的 | 胖胖的
| 瘦瘦的。

(II)AAA(的)式

上述“AA(的)式”均可再重叠为“AAA(的)式”,
如:圆圆圆的 | 细细细的 | 长长长的 | 花花花的 |

收稿日期:2018-06-10

基金项目: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(SK2018ZD059);教育部及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(YB1824A013、YB1819A013、YB1713A010、YB1525A008);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(11JZDH035)子项目《中国方言文化典藏·濉溪》;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12BYY030);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(12YJA740070);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(2010sk419zd)。

作者简介:郭辉(1963—),男,安徽濉溪人,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教授,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,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及训诂学。

空空空的 | 小小的 | 亮亮亮的 | 歪歪歪的。

(Ⅲ) AAAA(的)/AAAA……(的)式

上述“AAA(的)式”可以继续重叠为“AAAA(的)/AAAA……(的)式,此不赘述。

从语义特点上看,构成这种自主重叠的形容词多适用于物,且程度随着重叠次数的增多而不断加深,甚至达到极点。声调变化规律是:“AA式”的第二个音节一律读为高平调,调值为44,不管原调是什么,有的第二个音节后还可儿化(如:小小儿的 [ei²⁴ei⁴⁴ti⁰]、黑黑儿的 [x²¹³xer⁴⁴ti⁰]);“AAA式”的第二个音节读高平调,第三个音节读降升调,不管原调是什么^①(如:小小小的 [ei²⁴ei⁴⁴ei²¹³ti⁰]、黑黑黑的 [x²¹x^{e44}x^{e213}ti⁰]、大大大的 [ta⁵³ta⁴⁴ta²¹³ti⁰]);“AAAA……(的)式”逢偶数音节一律读为高平调,逢奇数(除第一个外)音节一律读降升调。^②

从语法功能上看,形容词AA式重叠在普通话里作定语最常见,作补语、谓语的情况相对较少;而在淮溪方言中,这种形式除作定语(如:她瘦瘦的个儿真好看家什_{家伙} | 白白的大米饭真香黄子 | 小小的年龄就诓人_{骗人!})外,更多的时候是作补语、状语,有时也可作谓语。这时,动词常是未然体,且要求“的”字必须出现。例如:

- (1)把小孩轻轻的搁床上,别弄醒了。
- (2)恁几个半挠孩子_{小伙子}好好的干,别闲着吭。
- (3)把菜炒的辣辣的,省的他几个菜虎_{喜欢吃菜的人}争着剋_吃了。
- (4)把扁食馅子剁的碎碎的。
- (5)菜咸咸的、辣辣的,难剋_吃很的很!
- (6)屋来里空空的,啥来也没有。

1.2 ABB(的)式

基式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,重叠式是ABB(的)式。例如:

稠嘟嘟的 | 稳当当的 | 黑乎乎的 | 骚哄哄的 | 直溜溜的 | 迷登登的 | 干净净的 | 脆生生的 | 拧细细的 | 通红红的 | 剔圆圆的。

另外,ABB式还可以按ABBABB或ABBB(的)式再重叠,相比较原式而言,这两种重叠形式都含有程度加深的意思。^③ABB式的A与BB之间还可加“不”组成“A不BB”式,其中“BB”具有拟态作用。^{④⑩}如“酸不溜溜、滑不溜溜、辣不纠纠、甜不叭叭、黏不叭叭、肉不叭叭”,这种形式由于“不”的介入,一定表示贬义色彩。

从语义特点上看,淮溪方言中的ABB(的)式和普通话的ABB式十分相似,都表示性质、状态和情状,具有描写性、生动性,口语色彩、感情色彩和程度加深。尤其是ABB(的)两种变式ABBABB和ABBB(的),其程度比基式更深。

从语法功能上看,ABB(的)式可以作谓语、状语、定语、补语,有时也可作主语和宾语。例如:

- (7)她整天咋乎乎的,真烦人。(谓语)
- (8)今个儿天凉荫荫的,真恁儿_{舒服}。(谓语)
- (9)恁俩_{你们两个}稳当当的过一辈子吧。(状语)
- (10)他见天轻巧巧的就能挣100来块钱。(状语)
- (11)舒服服的日子好好过。(定语)
- (12)红通通的小脸好看的很的很。(定语)
- (13)把脸洗的干净净的。(补语)
- (14)头梳的光溜溜的。(补语)
- (15)好生生的不要,咋要个癩子。(主语)
- (16)平安安的就好。(主语)
- (17)心来_里感觉亮堂堂的。(宾语)
- (18)他喜欢剋_吃脆生生的。(宾语)

2 组合^②式

2.1 BA式

B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前加成份,A是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,是语义的中心。^⑤根据B的性质不同,可分四类:

(I) B为名词性前加成份

梯直 | 冰凉 | 瘟臭 | 铁紧 | 虾轻 | 缙细 | 雪白 | 漆黑 | 蜡黄 | 血酸 | 胶粘。

①据张德岁、蒋宗霞报道:皖北方言中有的形容词可以重叠表示程度加深,且重叠后读音也发生了变化。并举例说:“‘慢’单用时读为‘màn’,但强调特别慢时,可用‘慢慢慢’来表达,重叠后,其读音也发生了变化,读为‘màn mǎn mǎn’,如‘孩子睡着了,他慢慢地把他放到床上。’”“‘快快快’,连读时读为‘kuài kuài kuài’,如‘有人在家等你,你快快快地赶过来。’”(张德岁、蒋宗霞《皖北方言表达程度的方式》,载于《阜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6第5期)

②这里“组合”是指具有程度意义的成分与形容词的组合,其位置可前可后。这些出现在形容词前后的成分,性质不一,有的有实际意义,可以看作形容词的修饰成分,如前加成分中的“最、怪、恁、老、透”等就是程度副词,后加成分里的“很、死、一点儿、给……样”等明显是形容词的补语。有的成分有意义但比较模糊,如前加成分里的“胶、瘟、冰、滚、梯、飞”,后加成分里的“(肥)嘟嘟的、(细)条的、(瘦)刮[kua⁴¹]的、(紧)绷的”,中加成分“不予”等。还有的没有意义,也找不到本字,只能凭感觉领会它的意义。它们不改变形容词的基本意义,但是可以影响形容词的程度、感情、形象等附加色彩。如前加成分里的“黢、通、刷、乌、驹、喷、虾、稀、滑、挺、堂、清、飞、双、拧”,后加成分里的“乎的、不拉歪、不拉叭、不拉它、喽拐弯、喽吧叭”等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种“组合成分”仅指和形容词共现的内容,不是“句法成分”的概念,下同。

(II) B为动词性前加成份。

拧细 | 喷香 | 飞薄 | 飞快 | 绷紧 | 刷白 | 齁咸 | 滚热 | 滚烫 | 剔圆 | 死累 | 剔恣儿 | 挺大 | 恨热。

(III) B为形容词性前加成份

焦黄 | 焦干 | 冈稠 | 干焦 | 干热 | 精瘦 | 精光 | 生疼 | 生冷 | 生痒 | 透烂 | 怪俊 | 老坏 | 蛮好。

(IV) B为其他前加成份

乌紫 | 双黄 | 黧黑 | 滑甜 | 恁苦 | 堂亮。

从语义特点看,与形容词A相比,BA式表示的程度比A高,B起到程度加深的作用,有“很、非常、相当”的意思,因而前面不能再加程度副词“很、非常、十分”等。B虽然都是表示程度的加深,但却有细微的区别。从量级上看,有的表示量级很大,如“瘟、血、滚、剔、齁、稀、冈、滑、黧、双”在“瘟臭、血苦、滚热、剔圆、齁咸、稀辣、冈稠、滑甜、黧黑、双黄”等词语中均表示量级很大,甚至到了极点;有的表示量级很小,如“虾、拧、飞”在“虾小、拧细、飞薄”等词语中均表示量级很小,甚至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。从色彩上看,有的表示感情色彩,如“梯、喷、绷、剔、透、焦、滑、冈、堂、蛮”等表示褒义,“虾、瘟、血、生、滚、齁、稀、黧、双”等表示贬义;有的表示形象色彩,像“雪、漆、蜡、血、乌、黧”具有颜色形象,“喷、飞、绷、滚”具有动态形象,“冰、焦、干”具有触觉形象,“瘟”具有味觉形象。^①

另外,从B对A的选择上看,虽然都是程度的加深,但B对A却有一定的选择性,像“雪、漆、蜡、血、乌、黧”大多选择表示色彩的形容词,可以组成“雪白、漆黑、蜡黄、血红、乌紫、黧黑”;“瘟、齁、喷、滑、血、恁”等常选择表气味或味觉的形容词,组成“瘟臭、齁咸、喷香、滑甜、血苦、恁香”;“冰、胶、生、死”喜选择表示身体自身感受的形容词,组成“冰凉、胶粘、生冷、死困”;“忒[te⁴⁴]、虾、精、拧”经常选择表示度量的形容词,组成“忒大、虾窄、精瘦、拧细”;“稀、透、堂、剔”经常选择表示视觉感知(非色彩属性)的形容词,组成“稀嫩、透新、堂亮、剔圆”;“挺”^②常选择身体自身感受的“湿、硬”等形容词,组成“挺湿、挺潮、挺

硬、挺淌”。

还有,像“雪白、梯直、冰凉、胶粘”具有一定的比喻功能,前面的B是用来比况的,^{[61]80}可以理解为“像雪一样白、像梯子一样直、像冰一样凉、像胶一样粘”,这都是以比喻的形式表示程度很深。^{[17]203-204}

2.2 BA的扩展式

(I) BABA式

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BA的重叠式,因为重叠以后其用法和功能不变,因此可以把这种组合方式看作“BA”的变体,但是大多数重叠以后比“BA”的语义程度加强了很多,只是当B是“多”时,形容词的程度非但没有加强,反而大大削弱,且附加上了不以为然的感情色彩。例如:

(19)我身上淌的汗胶粘胶粘的,难受死了。

(20)人家那面条子_{面条}切的拧细拧细的,给线样。

(21)眼珠子瞪的剔团剔团_{很圆}的,真吓人家伙。

以上各句中的“BABA”均表示语义程度的加强。

(II) BCA式

C为“不/不子”:血不酸 | 腌[ya²¹³]不脏 | 胶不粘 | 拧不细 | 瘟不臭 | 飞不薄 | 冰不凉 | 通不红 | 清不冷。

C为“不/不子+小舅子/小舅子将的”,这种情况下一定是“拂意”的,表示说话人强烈的不满,甚至达到嗔怒的地步。例如:

(22)菜炒的血不小舅子将的辣,叫人咋吃!?

(23)衣裳摆拾的_{弄的}腌不小舅子将的脏咋着[tʂəu⁰]怎么穿!?

(24)天清不小舅将的冷叫人咋干活!?

C为“不/不子+屌尻的/屌尻的”,这种情况下也一定是“拂意”的,表示说话人极其愤怒,甚至达到要骂人的地步了。例如:

(25)菜炒的血不屌尻的辣,叫人咋吃!?

(26)衣裳摆拾的_{弄的}腌不屌尻的脏咋_{怎么}穿!?

(27)天清不小屌尻的冷叫人咋干活!?

“小舅子/小舅子将的、屌尻的/屌尻的”在淮溪方言中都是骂詈语,多用于成年男人或妇人之口。如“你这个小舅子将的赶紧_{赶快}滚! | 哪个屌尻的

^①黄伯荣、廖序东等认为:“具有形象色彩的词不限于‘形态’方面,还可包括‘动态、颜色、声音’等。”(黄伯荣、廖序东《现代汉语(增订六版)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版,第215页)

^②郭辉认为,淮溪话中的“挺”和普通话中的“挺”是不同的:一是淮溪话中“挺”表消极意义,而普通话中则多表示积极意义(如:挺好、挺干净、挺喜欢)。二是淮溪话中的“挺”表示程度极深,而普通话中则表示程度稍深。三是淮溪话中“挺A”中间可以插入中缀“不 | 不子 | 小舅子将的”或在“挺A”后带上后加成分“黄子”,以增强不如意的程度,而普通话没有这种用法。(郭辉《淮北方言的副词》,载于《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4期;郭辉《淮溪方言研究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版,第217页)

憋_{藏下偷}俺家的鸡了!”一般情况下,在骂人时,“耍屁尻的”比“小舅子将的”程度要深得多,所以上面的句子中,例句(25)——(27)要比例句(22)——(24)程度深。

(III) BAd式

d为“黄子”:多大黄子 | 多快黄子 | 怪苦黄子 | 怪细黄子 | 透得[te²¹³]黄子 | 透甜黄子。

这种情况也一定是表示“拂意”的,只是程度较浅罢了。

(IV) BCAd式

C为“不/不子”(举例以“不子”为例),d为“黄子”:多不子大黄子 | 多不子快黄子 | 死不子沉黄子 | 死不子辣黄子 | 稀不子烂黄子 | 稀不子嫩黄子 | 溻不子绿黄子 | 溻不子甜黄子。

当B为“虾”时,d可以用“一点儿”:虾不子小一点儿 | 虾不矮一点儿 | 虾不子细一点儿。这种形式变成“BA 一点儿”,“不子”可以省略,BA 可以重叠,然后再加上“一点儿”,构成“BABA 一点儿”形式,如:虾小虾小一点儿 | 虾轻虾轻一点儿 | 虾细虾细一点儿 | 虾矮虾矮一点儿 | 虾矮虾矮一点儿。

与BA不同的是,增加“不/不子”“黄子”“一点儿”等,不再是客观的描写,而是用在有贬义的句子中,表达不满意甚至轻蔑的色彩。尤其是“不子”“黄子”这两个成分贬义色彩很浓,本来“BA”可能是表达褒义的,一旦加上“不子”“黄子”,褒义色彩即消失,而出现“埋怨、嗔怪、谴责”等意义。^[8]试比较:

- (28)a 飞薄:烙馍_{烙饼}飞薄,怪好吃来。
- b 飞不子薄:烙馍飞不子薄,一口能剋_吃好几个_张。
- c 飞不子薄黄子:烙馍飞不子薄黄子,一口能剋好几个_张。

(29)a 滚热:水滚热,快来洗脚,马展_{一会儿}别[pe⁴⁴]凉了。

- b 滚不子热:水滚不子热,咋着_{怎么}洗。
- c 滚不子热黄子:水滚不子热黄子,烫着咋弄_{怎么}办?

- (30)a 虾细:这丫头儿腰虾细,好看的很的很。
- b 虾不子细:这丫头儿腰虾不子细,好看啥子_{什么}!
- c 虾不子细黄子:这丫头儿腰虾不子细黄子,难看死了。

“不子”可以用“不小舅(子)将的/不龟孙将的/不丈人将的/不熊将的/不尻将的”置换,表示极度的不满,且有抵制的情绪,这是一种粗话,多用于成年男子或妇人之口。

“一点儿”一般用在“虾A/虾A 虾A/虾不A/虾不子A”之后表程度深,“一点儿”后常可带上“个[kə⁴⁴]”组成“一点儿个”,“一点”中的“一”在语流中常脱落。带上“一点儿/一点儿个”程度加深,加强了不满意乃至轻蔑的意味,但句法功能不变。

从句法功能上看,以上几种形式可以作谓语、补语,有的可以作定语。例如:

- (31)这药血不子苦,真难喝!
- (32)水烧的滚不子烫黄子,叫人咋洗脚!
- (33)滚不子热的水,你想烫死俺!

(V) BBA式

B是形容词“一般”的“般”,重叠时前一个“般”多儿化,重叠后多用于形容词之前。^{[9][12]}例如:

般儿般大 | 般儿般远 | 般儿般肥 | 般儿般近 | 般儿般高 | 般儿般宽 | 般儿般精_{机灵}。

B是拟声词,重叠时大都儿化;B是非拟声词时,重叠时不儿化。例如:

梆儿梆儿硬 | 蹦儿蹦儿脆 | 菲儿菲儿薄 | 冰冰凉 | 喷喷香 | 通通红。

从语义上看,与词根A相比,BBA 有时表示“一样A、一般A”的意思,有几样事物相比完全相同的意思,如:他仁长的般般高。| 这两个棍般般长。| 俺俩岁数般般大。“般般高”即“一样高、一般高”的意思,“般般长”“般般大”均可类推。有时表示程度比较高的意思,BB 有程度加深的作用,如:“梆儿梆儿硬、通通红”本身就有“很硬、非常红”的意思。再者,这种情况下,BB 还有拟声及形象性。如“崩儿崩儿脆”中“崩儿崩儿”是对“脆”的声响的模拟,“冰冰凉”是“像冰一样凉”,这是用比喻的形式表示程度很深。

从语法功能上看,这种形式具有描述性,在句子中主要充当谓语、补语,有时充当定语。例如:

- (34)这一对双双[suan⁵³suan⁰]_{双胞胎}般般高。
- (35)这个红芋_{红薯}冻的梆梆硬。
- (36)冰冰凉的水少喝!

2.3 AB^①(的)式

B是一个附加意义的成分,A是单音节的性质形容词,根据B的性质不同,可分七类:

- (I) B是“乎[xu⁴⁴](的)/不乎[xu⁴⁴](的)”构词成分
长乎的 | 厚乎的 | 沉乎的 | 凉乎的 | 湿乎的。
黄乎的 | 蓝乎的 | 白乎的 | 酸乎的 | 甜乎的。
累乎的 | 困乎的 | 闷乎的 | 冷乎的 | 麻乎的。
从语义上看,当说话人要表达积极意义时,这种

①除X本身是阳平(调值44)不需变调外,非阳平(阴平、上声、去声)调一律变为阳平调(调值为44)。

形式就表示程度适中,具有称心、满意的感情色彩。例如:水温乎的,洗手不热不凉的,怪得[te²¹³]来_{很舒服的}。

当表达消极意义时,这种形式则可以减弱贬抑的程度,相当于“稍微有点儿”,从而使语气显得委婉,常和“有点儿”配合使用。例如:今个的茶_{白开水}咋着有点儿辣乎的,你没把锅刷干净吧!

有些本身具有贬义色彩的形容词,如“烂、坏、孬、脏、臭”等,一般不进入这种形式。在“A乎(的)”这种格式里,可以嵌入一个“不”字,构成“A不乎(的)”形式。但它只起到舒缓音节的作用,不影响原来的表义程度和附加色彩,与前面的中加成分“不子”和后加成分“黄子”是不同的。

从句法功能上看,这种形式多作谓语、补语、定语。例如:

(37)这孩子的头有点儿热乎的,发热_{发烧}了吧!

(38)今个的菜炒的辣乎的,怪好剋_克家伙来。

(39)白乎的小手真喜人_{让人高兴}。

(II)B是名词性成分加上助词“的”

甜丝的 | 硬梆的 | 绿油油的 | 青癖的 | 花哨的 | 薄络的 | 黑檀的 | 亮堂的 | 厚墩的。

(III)B是动词性成分加上助词“的”

香喷的 | 稀拉的 | 瘦利的 | 稀溜的 | 紧绑的 | 白生的 | 黄澄的 | 臭哄的 | 紧绷的 | 平荡[tan⁴⁴]的。

(IV)B是形容词性成分加上助词“的”

脆生的 | 松宽的 | 蓝莹的 | 齐白的 | 漂亮的 | 结实的 | 轻快的 | 样整的。

(V)B是其他成分加上助词“的”

凉黝的 | 直勾的 | 湿漉的 | 肥啾的 | 沉甸甸的 | 大卢的 | 皱巴的。

以上几种AB形容词中的“的”具有成词功能,因为去掉“的”,多数AB式形容词在濉溪方言中不能独立使用或不能表达程度加深。这种形式的形容词也没有特定的感情色彩,有褒有贬,也有中性,一般都表示程度的加深。

从句法功能上看,“AB(的)”式形容词在句中可作谓语、补语,有时可作定语。例如:

(40)这孩子漂亮儿[p^hi⁵³lār⁴⁴]的。

(41)这孩子长的漂亮儿[p^hi⁵³lār⁴⁴]的。

(42)漂亮儿[p^hi⁵³lār⁴⁴]的小孩咋着_{怎么}能做这样的事!

这种“AB(的)式”又都可以扩展为“ABB(的)式”,程度比基式稍有加深,感情色彩上主要表示赞叹,在读音上“BB”要读高平调。当然这类AB式形

容词也可按AABB式重叠表示程度加深。例如:

紧绷的→紧绷绷的→紧紧绷绷(的)。

硬梆的→硬梆梆的→硬硬梆梆(的)。

紧巴的→紧巴巴的→紧紧巴巴(的)。

粘糊的→粘糊糊的→粘粘糊糊(的)。

(VI)B是三音节非重叠构词成分,这种成分能增加形容词的形象色彩

黄不拉歪 | 酸不拉歪 | 甜不拉叽 | 白不拉它。

臭不拉哄 | 弯不出律 | 曲喽拐弯 | 粘喽巴叽。

以上形式音节曲折起伏,容易引起人的联想,多见于色彩、气味类形容词,多表示贬义,有不满意、埋怨等意味。

语法功能上也多充当谓语、补语,有时可作定语。

(VII)B是后加成分“的慌”

急的慌 | 疼的慌 | 慌的慌 | 胀的慌 | 亏的慌 | 恣的慌。

冷的慌 | 麻的慌 | 疹的慌 | 憋的慌 | 热的慌 | 烤的慌。

这种形式大多是用来表示人们内心消极的感受,句法上不能作补语及定语,常充当谓语或在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如“嫌”后面作宾语。例如:

(43)疼的慌:俺家的羊跑丢了,真疼的慌。

(44)急的慌:一个人关搁_在屋来,咋能不急的慌。

(45)疹的慌:我一走黑路就嫌疹的慌。

3 A(的)补式

这类形式的结构是“形容词+(的)+补语”。在句中常作谓语,有时也作补语。

(I)A很了

乖很了 | 丑很了 | 俊很了 | 酸很了 | 甜很了 | 苦很了 | 大很了 | 小很了。

同普通话相反,濉溪话中程度副词“很”是用在形容词后面,补充说明形容词的程度。据苏晓青、吕永卫报道,这种用法徐州方言中也有,举例是“天冷狠了 | 水热狠了 | 日子苦狠了”。^{[10]18}

(II)A的要死(要命、不得了、不能行、不能受、不能活)

热的要死 | 疼的要死 | 困的要死 | 辣的要死。

进入这种格式的形容词都是消极意义的形容词,一般是表身体自身感受或对他人性状作贬低评价的形容词。表气味类的形容词也能进入这种格式。

(III)A的给啥样

肥的给啥样 | 贵的给啥样 | 酸的给啥样。

瓢的给啥样 | 蔫的给啥样 | 降的给啥样。

这种形式表示事物或人的性状坏的程度无以形容,常表达说话者不满意的色彩。

(IV)A的给……样

笨的给猪样 | 乱的给屌毛男性阴毛样 | 忙的给转盘样。

瘦的给刀刻的样 | 黑的给锅灰样 | 松的给屁样。

这种形式只作谓语,它是“A的给啥样”的具体化、形象化。语义上绝大多数是形容人的性质或状态,大多表示不称心、不如意等色彩。

(V)A的……

酸的倒牙 | 疼的切牙扭嘴 | 穷的丁当响。

弯的曲扭拐弯儿 | 渴的喉眼子嗓子冒烟 | 懒的四个棒撑着。

这种形式是濉溪方言中极富形象色彩的形式,有极强的表现力。

总之,濉溪方言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形式多样,表义丰富细腻,形象生动具体,这也是本方言的一大特色。

4 与秦晋方言的比较

濉溪方言形容词程度的表达,从形式、意义等方面看,与秦晋方言相比既有相同的地方,也有不同之处,下面作简要的比较分析。

4.1 重叠式比较

4.1.1 AA重叠式比较

乔全生报道了晋语区的文水、祁县、临汾、太谷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“AA(儿)地的”,如“大大(儿)地的、慢慢地、硬硬儿的、高高儿地”,其表义特点是程度的加深;^{[11]53-59}黑维强指出晋语的绥德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的第二个音节可以儿化,也可以不儿化,它们使用时后边必须加词尾“家(价)”或“的”,构成“AA家(价)”或“AA的”,否则无法使用;^{[12]131}孙立新报道陕西西安方言单音节形容词重叠成AA式后字儿化,AA儿是“比较A”的意思;^{[13]168}李德林、孙立新报道陕西三原方言许多单音节形容词词干都可以构成“AA”式重叠词,这种重叠形式唯有A是去声调时要形成儿化,其余的声调形式不儿化。^{[14]435}从重叠形式上看,以上所举秦晋方言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都是“AA”式,且第二个音节多加词尾“儿”,有的还在“儿”后再加助词“地的”或“地/的”,这与濉溪话是大体一致的,只是濉溪方言AA重叠式的第二个音节儿化没有秦晋方言高频罢了。从表义上看,濉溪

方言和秦晋方言大多表示程度的加深,这也是大体一致的。

4.1.2 ABB式比较

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,ABB这种重叠式在晋语区的文水、祁县、闻喜、获嘉、神木、绥德、呼和浩特,秦语区的三原等地区都有表现,例如“紧绷绷、红丹丹、乌黑黑、黏抓抓儿的、蓝茵茵、脆蹦蹦(以上晋语区例子)、酸溜溜、甜兮兮、齐刷刷、红刺刺、湿巴巴(以上秦语区例子)”等。从重叠形式上看,以上所举秦晋方言点形容词的重叠式,基式是单音节性质形容词,重叠式是ABB,这与濉溪方言是完全一致的。从表义特征上看,ABB式形容词都是表示状态、感觉的(黑维强^{[12]131}、邢向东^{[15]526}),都具有描写性的作用,而且重叠得越多,描写性越强,程度越深,有时达到极致(乔全生^{[11]58}),这也与濉溪方言是大体一致的。

4.2 组合式比较

据乔全生报道,晋语区运城片形容词生动形式的构成,是在形容词前面加一个起比喻作用的词,中间加重叠的词缀,后面是一个单音节形容词,形成“AXXB”的格式。程度的差别见表1。

表1 晋语运城片部分地区形容词生动程度比较表

地区	原级	比较级	最高级
河津	白	雪白	雪光光白
	黑	乌黑	乌嘟嘟黑
	绿	焦绿	焦寡寡绿
	黄	腊黄	腊焦焦黄
临猗	青	焦青	焦溜溜青
	红	虹红	虹浅浅红
	沉	死沉	死冻冻沉
	宽	多宽	多枕枕宽
闻喜	碎	稀碎	稀巴巴碎
	硬	铁硬	铁崩崩硬
	肥	透肥	透溜溜肥

从上边的例子看,晋语运城片之河津、临猗、闻喜等方言点的原级、比较级与濉溪方言是完全相同的,只是最高级形容词中间的叠音成分不同而已。不过,濉溪方言中可以用“小舅子/小舅子将的、屌尻的/耍屌尻的”这些具有晋语性质的叠音成分置换,其表达的程度级别也是最高的,只是比较粗俗罢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中国社会科学院,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.中国语言地图集[M].香港:朗文(远东)出版有限公司,1987.
- [2]郭辉,郭海峰,王海峰.皖北中原官话重叠形式的类型学考察——兼与秦晋方言比较[J].咸阳师范学院学报,2013(5):62-67.
- [3]王健.徐州方言中的“ABB的”式状态形容词[J].徐州教育学院学报,1999(2):86-90.
- [4]辛永芬.浚县方言语法研究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5]徐红梅.皖北涡阳话形容词程度的表达方式[J].阜阳师范学院学报,2006(2):53-55.
- [6]张斌.现代汉语[M].2版.北京: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7]唐爱华.宿松方言研究[M]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.
- [8]郭辉.皖北淮溪方言的“子”尾词[J].方言,2007(3):216-220.
- [9]李申.徐州方言志[M].北京:语文出版社,1985.
- [10]苏晓青,吕永卫.徐州方言词典[M].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6.
- [11]乔全生.晋方言语法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.
- [12]黑维强.绛德方言调查研究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.
- [13]孙立新.西安方言研究[M].西安:西安出版社,2007.
- [14]李德林,孙立新.三原方言[M].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
- [15]邢向东.神木方言研究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

(上接第33页)

参考文献:

- [1]胡珠生.苍头军非奴隶军辨[J].人文杂志,1958(3):82-83.
- [2]李新达.关于秦汉的“苍头”问题[J].文史哲,1978(2):61-67.
- [3]刘向.战国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4]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5]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6]范曄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7]陈寿.三国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8]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9]李延寿.南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0]李百药.北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- [11]李延寿.北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12]魏徵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13]刘昫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4]欧阳修,宋祁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5]薛居正.旧五代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- [16]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17]脱脱.金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8]宋濂.元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- [19]张廷玉.明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0]赵尔巽.清史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21]王莉.明代营兵制初探[J]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,1991(2):85-93.
- [22]金普森,姚杏民.清代军制的演变评述[J].军事历史研究,1989(1):89-98.
- [23]许慎,著;段玉裁,注.说文解字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24]阮元,校刻.十三经注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25]王先谦.荀子集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26]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27]谢桂华,李均明,朱国昭.居延汉简释文合校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7.